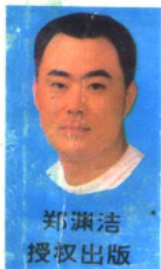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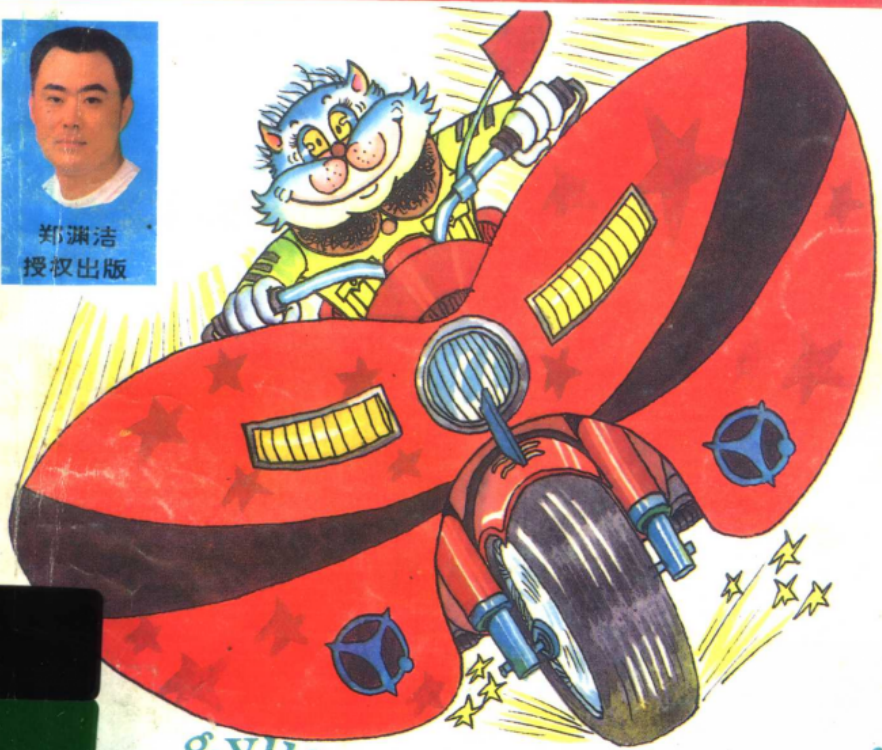


郑渊洁 5 童话大王



郑渊洁
授权出版



zhengyuanjie tonghua daquan

郑渊洁 童话大王

封面、封底设计：王玉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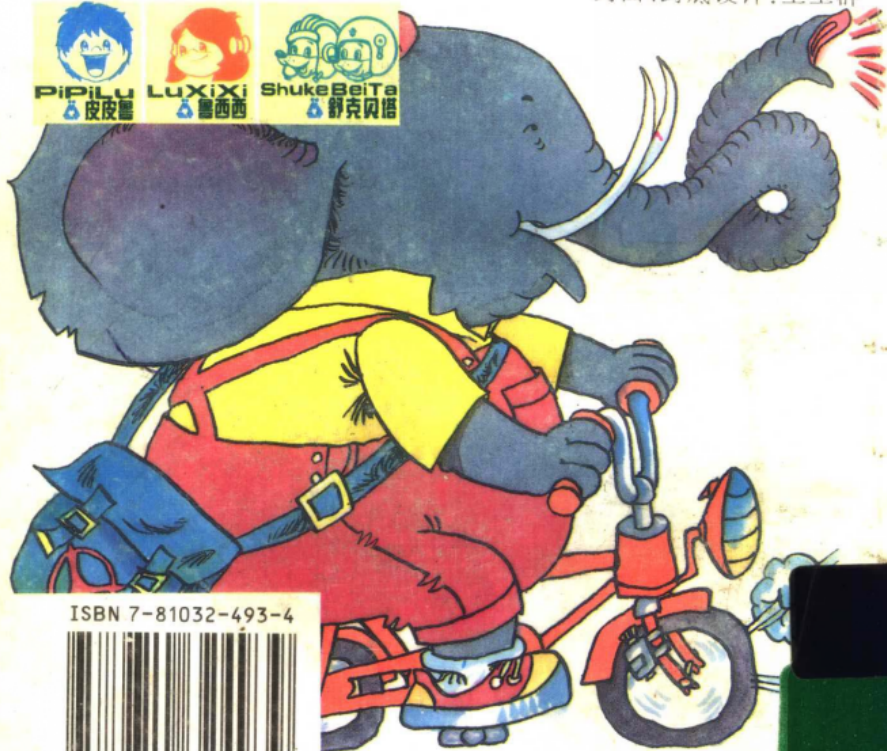
PIPILU
皮皮鲁



LuXiXi
鲁西西



ShukeBeiTa
舒克贝塔



ISBN 7-81032-493-4



9 787810 324939 >

ISBN 7-81032-493-4
I·22 定价：2.60元

责 编

李大伟

封面设计

王玉群

插 图

赵廷仁
阴耀耀



郑渊洁童话大全

郑渊洁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太原南内环街3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数: 3 字数: 50千字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1032-493-4 1·22

定价: 2.60元



目录

活车影帝(长篇)..... 1

猫老鼠叛逃记(短篇)..... 33

龙珠风波(长篇连载)..... 48

活车影帝



《活车》续集

1

第一章

活车离开我们家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漫长的一年里，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想它说它。

今天是活车的周年祭日。一大早，我、妻和女儿就赶到郊外，我们为祭奠活车竖的碑前，为活车扫墓。

我们无言地伫立在碑前，虽然整整一个小时谁也没说一句话，但我们都互相强烈地感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脑细胞的思维脉络。妻和女儿同我一样，在回忆活车和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令人无法忘记的时光。

“回吧。”妻理智地说。妻清楚，如果没人先说这句话，全家人会在这儿站一个世纪的。

我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活车的碑。

在乘长途公共汽车返回市里的途中，女儿对我说：“爸，我今天突然感到活车没有死。”

我冲女儿凄然一笑，摇摇头。车窗外的道路上车水马龙，各种型号的汽车摩肩接踵比赛着往前跑。

妻长叹了一口气。我从窗玻璃的反光里，看见妻的脸上有几颗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光。今天早晨离家时，妻宣布谁也不准哭。制定法律的人往往是违法的人，不然他们怎么会想得那么周全。我望着窗外想。

2 长途公共汽车到达市里后，我们步行回家。这是女儿提议的。她说，为了纪念活车，今天我们除了长途汽车外，不乘坐任何汽车。

我们几乎穿过整个市区。我看出妻和女儿是在用毅力迈出每一步。活车如果在天有灵，会珍惜我们这份感情的。

终于看到我们居住的那栋楼房了。

我松了口气。就在这时，我看到楼房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辆红色的金羊停在楼房下。

妻和女儿也看见了。

“爸爸，我觉得那是咱们的活车！”女儿的声带发出激动的声音。

“金羊牌轿车很多。”我否定了女儿的判断。

活车影帝



“我看着也像。”妻说。

女人的直觉通常比男人发达。

尽管不信，我还是加快了脚步。

当我看到那辆金羊轿车的牌照时，我呆了，牌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M7562。千真万确。是我们的活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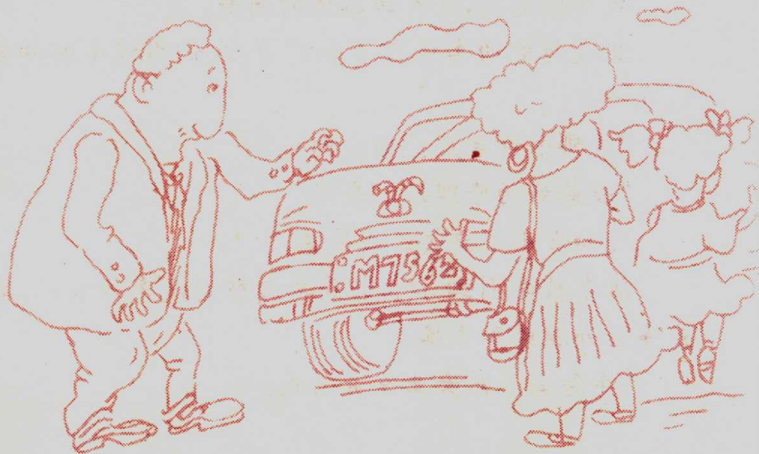
我、妻和女儿不但没有跑过去，反而在距离活车两米的地方站住了，没错，是活车。只见活车的头部和右侧被撞坏了，它的车身透出疲惫的神态。

我们轻轻走到活车身边，小心地抚摸它那受伤的车身。

妻上楼拿来了我们珍藏的活车的钥匙。

我急于想知道活车的现状。

3



我打开车门,当我坐进车里时,我感到自己坐进了一个亲人的怀抱。

钥匙插进车锁,我尝试给发动机点火,失败了。

我下车打开发动机机盖。里边的景象令我吃惊:发动机和其他零部件七扭八歪地呆在发动机舱里。活车是怎么回来的?

“它准和咱们一样,是一步一步蹭回来的。现在,它再也没有力气了。”女儿说。

我同意女儿的判断。

“应该尽快将活车送到修理厂去抢修。”妻说。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给一个有汽车的朋友打电话,请朋友开车帮我将活车牵引到汽车修理厂。

半小时后,朋友驾车赶来了。

“这不是你原来的车吗?”朋友惊讶地看着活车说,“它不是已经报废了吗?”

我冲他笑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朋友将他的车停在活车前边,我们用绳索将两辆车连在一起。

“去哪个修理厂?”朋友问我。

“去最好的修理厂。”我说。

妻和女儿也要去。我同意了。

活车被牵引到了本市最享盛誉的汽车修理厂,我到业务室办理修车手续。

“车怎么了?”女业务员问我。

“撞了，发动机不工作。车身也有损伤。”我说。

女业务员填写修理单。

“先去喷漆，再修理发动机。”她将修理单递给我。

钣金工先将活车的车身恢复原状，一位四十多岁的喷漆工担任给活车喷漆的工作。他先用腻子把活车身上尚不平整的地方抹平。然后又使用电子配漆仪器找出同金羊车身上原来的漆一模一样的漆。

喷漆开始了。喷枪射出的漆落在活车身上。

“活车不疼吧？”女儿小声问我。

我摇摇头。

漆喷完了。喷漆工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眼睛几乎挨到了车身上。

“怎么了？”我走过去问。

“真怪。你看，新喷上去的漆陆续起了小泡。”喷漆工指给我看。

果然，刚喷上去的漆鼓起许多小泡。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给汽车喷了二十多年漆了，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喷漆工发愣。

“是不是新喷上去的漆与原来的漆不匹配？”我推断。

“不是。这电子配漆很科学。真怪。”喷漆工只好将新喷上去的漆用橡胶水擦掉。

第二次喷漆开始了，还是起泡。

喷漆工叫来了专家。专家大脑里的知识解释不了眼前的现象。

“这车以前喷过漆吗？”专家问我。

“没有。”我回答。

“怪了。”专家摘下眼镜反复擦，就是找不出漆起泡的原因。

妻将我拉到一边。

“我觉得，给活车喷漆和给别的车喷漆不一样。”妻说。

“怎么？”我问。

6 “给活车喷漆，大概和给人植皮是一个道理。”当医生的妻运用自己的医学常识分析活车，“人植皮时，如果不是植自己的皮，有时就会发生排斥现象。”

我认为妻的分析有道理。

“可咱们怎么才能从活车身上取漆再喷到它自己身上去呢？”我知道这在技术上根本无法解决。

“我看只有这样了。”妻提建议，“活车通人性，和咱们有感情。你去给它喷漆，也许它能接受。如果不行，干脆就别喷漆了。”

“车身外观难看没关系，少让活车受罪比什么都好。”女儿心疼活车。

“我试试。”我挽起袖子。

我对专家和喷漆工说：“让我给它喷一次。”

“什么意思？”喷漆工的脸红了，他觉得我是在侮辱

他。

活车影帝



我这才意识到喷漆工的尊严问题，
我忙解释：“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喷漆工盯着我的眼睛问。

“这车……不是……一般……”我不知该怎么说。

“比这车好 100 倍的车我都喷过漆。”喷漆工维护自己的尊严。

“你让他喷。”专家对喷漆工下令，他的脸色也变了，他正好为自己分析不出原因找台阶下，我了解他的这种心理。

喷漆工几乎是将喷枪掷给我。我清楚，如果我喷的漆还不成功，在我走出这座修理厂之前，他们非强迫我喝一桶油漆不可，否则我甭想回家。

我希望活车了解我现在的处境。



喷枪在我手中十分沉重。不，应该说是重在心里。

我运了运气，一边在心中默默祷告一边勾动了喷枪开关。

喷漆的确有一种奇特的感受，一种覆盖的感觉。一种否定的感觉。一种创新的感觉。

奇迹出现了，我喷上去的漆没有起泡。

专家看喷漆工。喷漆工看专家。他们再共同看我喷的漆。

我知道，他们翘首盼望漆起泡，就象刚才他们盼望漆不起泡一样的迫切心情。

8 活车给了我面子。我知道，它是咬着牙做到这一点的。我看得出，新喷上去的漆同它身上原来的漆的颜色并不一样。

“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喷漆工。”我安慰那喷漆工。“有些特殊情况，碰上谁也没办法。”

“我拜您为师，请您无论如何收下我这个徒弟。”有二十年喷漆史的喷漆工拜我这个第一次喷漆的人当师傅。这位喷漆工绝对是个有发展的人，在他心里，面子不如真才实学重要。

我的尴尬处境可想而知。

第二章

轮到修发动机了。

一位穿蓝大褂的修理工支起发动机盖检查机器。



“坏得不轻。”蓝大褂说。

“好修吗？”我问。

“基本上都是更换零件，不难。”蓝大褂打开工具箱，拿出工具，开始拆零件。

“什么声音？”我听到了一种低沉的喘息声，像呻吟。

“声音？”蓝大褂歪着头听，他显然也听到了那种声音。

“是车里发出来的。”我说。

“可这车并没有发动呀！”蓝大褂感到奇怪，他把耳朵贴在发动机上。声音确实是从车里发出来的。

妻将嘴凑到我耳边。

“这样修理不行，得给它打麻药。你想想，这等于给人移植五脏六腑呀！”妻说。



“给车注射麻药？”我茫然。

“我乘出租车去医院拿，你在这儿等着。”妻说。

我点头。

女儿同妻一起去拿麻药。

“请您稍等一会儿再修。”我尽量平静地对蓝大褂说。

“为什么？”蓝大褂回头看我。

“我的妻子要去取点儿东西，等她回来再修，好吗？”

我不知这么说不行。

“您妻子去取东西？取什么？干吗要等她回来再修？”

蓝大褂一百个不明白。

10 “是这样……，这辆车有个特点，……修车时……会疼，得……打点儿……麻药……”我吞吞吐吐地说。

蓝大褂拿着扳手的手臂停住了，他用极缓慢的动作转过身子，看我。

“您别……别这么看我。”我害怕他的表情。

“这车是您开着撞的吧？”蓝大褂问我。

我点头。

“我看别修了，白浪费钱。”他放下工具。

“为什么？”我问。

“您这儿有问题吧？”蓝大褂指自己的脑袋。

他以为我是精神病患者。也是，认为修汽车得给汽车打麻药的人不是精神病的人自己准是精神病。

他收拾工具准备走。

不知怎么搞的，我对这位蓝大褂修理工有一种信任

感。我从看他第一眼起，就认定这人是那

活车影帝



种有同情心又有想象力的人。

“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我拦住他。

“谈什么？”蓝大褂问。

“谈这辆车。”我说。

“我很忙。”他不想和精神病对话。

“您听我说，这不是一辆普通的车。对了，您去年一定听说过一辆汽车与惊马相撞救了一群孩子的事。”我问他。

蓝大褂点头：“知道。这和您的车有什么关系？”

“就是它干的。”我说。

蓝大褂回头看金羊。又看我。

他显然在报纸上见过我的照片。

“您就是那位英雄！”蓝大褂认出了我。



“是它自己迎上去撞惊马的，与我无关。”我指指金羊说。

蓝大褂第二次用那种眼光看我。

“它是一辆活车。”我觉得蓝大褂是可以信赖的人，就简要地将我与活车的经历告诉他。

蓝大褂一边听一边看我和金羊。

我看出他开始相信了。

“我一定修好它。”蓝大褂一字一句地说。

我在这个星球上又找到了一个知音。

妻和女儿回来了。

“往哪儿注射？”蓝大褂看着妻手中的注射器问。

我突然醒悟了，修复活车，必须由汽车修理工和医生

联手进行。

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妻和蓝大褂，他们认为有道理。

妻像给病人看病那样，在发动机舱里寻找着可以注射麻药的地方。

妻选择了汽化器上的一根胶皮管，她将麻醉剂注射进胶皮管里。

半小时后，妻对蓝大褂说：“您可以拆换零件了。”

在蓝大褂的修理过程中，我们再也没听到那种呻吟声。

蓝大褂确实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汽车修理工，他很快就将金羊损坏的机件全部更换完毕。

试车的时候到了，我坐进车里，尝试给发动机点火。



没有成功。

蓝大褂又检查了一遍机器和电路。

还是不行。

妻对我说：“你记得吗？咱们的活车从来没有加过油。”

我点头。

“它不烧汽油。它的管道里流的可能是血液。”妻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

蓝大褂飞速从气油泵上摘下油管，油管中滴出的是鲜红的血。

妻的判断正确。

妻打开带来的药箱，拿出血压计给金羊量血压。她又检查了金羊的血色素。

“缺血，得给它输血。”妻说。

“抽我的。”我挽起袖子。

妻看着我。

“抽呀！”我催促道。

妻从药箱中取出注射器，从我身上抽了一管血。我的血流进了金羊的身体。

发动机还是不转。

“再抽。”我说。

“一次最多只能抽400毫升。不能再抽了。抽我的把。”妻说。

没人会抽血。